



萌芽

城市之中
互為沃土

統籌企劃 | 沈佩萱 何文晴 李安珩
張怡芬 謝宜華 鄭喬方
美術 / 攝影 | 王品翔
文字編輯 | 陳宣澍
刊物編排 | 王品翔 立珊 儀筠
出版 | 好young少年基地

少年 × 友善店家

少年 × 社區

少年 × 樂團

少年 × 老師

以 C2C 路徑，為青少年創造更多可能性的生涯發展

C2C 是一結合中心服務，陪伴、培力少年探索生涯道路的計畫，讓服務對象從「少年中心 (Center)」發展到「職場 (Career) / 大學 (College)」之中，而職涯與學涯，是彼此雙向流動的生涯轉換歷程。

我們看見青少年在選擇時的迷惘，但同時也看見青少年生命中的發展性與可能性。陪同少年求職外，也在過程中培養青少年工作態度及專業技能。以實際求職和工作體驗作為學習成長的培力過程，使少年能取得更適性的生涯選擇。

特別的是，我們面對青少年的就業議題，不只聚焦於就業，亦從「生涯」的眼光看待青少年的需要，故我們同樣重視青少年興趣探索、能力、價值觀分辨等層面的發展，以協助青少年能找到適切的職涯方向。

除培力少年個體環境適應力外，就培員、社工亦於社區中與不同職種建立合作關係，提供少年友善的工作環境，讓少年在工作者身分外仍有充足的空間，學習工作技能與適應職場。並就培員從中協助店家與青少年進行良性溝通與互動，幫助雇主能有效的帶領、指導少年成為合宜的工作者。

在就培員輔導經驗，許多少年於探索的過程中發展出不同於過往的生涯方向。有些少年在學業成就上感到挫折，然而卻在工作當中找到自己的價值感。特別是透過自己的勞力，從一位受照顧者轉為有能力自給自足的角色，於此獲得的成就感與自我價值感是無可比擬的。另一群少年在求職的過程中雖找到自己的興趣，但同時也發現，若要在這個領域繼續發展，勢必需要更多知識與技術，故向就培員表達想返校就學的意願。當動機轉變，復學已不再是為符合他人的期待，而是帶著動力與渴望的知識追求。這樣的動力，真實的幫助少年找到自己的目標。

即或不是每位少年都會在短短的時間找到自己的目標，然而就培員把握每次與少年對話的機會，陪伴少年在每一個為自己人生抉擇的時刻，將所經歷的每個經驗轉化為具意義的成長歷程，試著去翻轉成功的定義，不再以「穩定就學、就業」作為唯一的指標。我們更在乎這段時間，少年的生命裡累積了哪些養分，而這些養分又能如何滋養他們下一個生命階段。陪伴少年走過不同的人生階段，也培力少年成為具就業力的工作者，這是一場冒險，但走著走著，有一天他們會成為自己生命中的冒險家，回頭與我們分享他們的這段旅程。

此時，看著他們在自己的舞台所散發的光芒，是耀眼動人的。



營造一堂 「有安全感的繪畫課」

沒有自信、不敢展露作品的學生，發現在這裡沒有課業的壓力，也沒有評分式的優劣鑑別，能夠從自己想畫的內容開始，漸漸拓展嘗試不同的風格、加強基礎的技術。

實驗一場「體制外」的美術教育！

2019年四月，紫紫老師在好 Young 開了第一堂畫畫課，課開得倉促，學生只有四個人，年齡層分佈在國中國小。場地不是專業畫室，時間又得在晚上，好 Young 的師資不易尋，承辦社工改從自己的朋友圈下手，向紫紫老師求救。

「有驚喜，又有擔心。」紫紫老師坦言自己並非科班出生，但對繪畫很有熱忱，大學時期在畫室密集學畫，也有協助教學的經驗，可還是擔心自己對於「教育」的涉略不足，無法有效帶著少年們成長；不過，最終考量有美術底子又有熱情的老師實在難得，所以鼓起勇氣開課。

至今三年的時光不算長，卻也足以看著當年繪畫課的國中生，從懵懂青澀到考上復興美工，「她當時單純喜歡畫畫，但沒什麼技術。」於是紫紫老師慢慢將她興趣，引導到基本功的練習，素描一張一張的畫，要往專業發展就不能急，馬步得先紮穩，才有底蘊發展後續的五花八門的拳路。

歷屆的學生名單，紫紫老師都還留著：「每個人的程度、心理狀態都不一樣，所以第一堂課我都會個別聊一下。」從興趣、喜歡的科目開始，掌握學生們的學習型態：「我覺得瞭解他們的期待很重要，學生自己設定目標或想完成的事情，動力會更強。」

「你想畫什麼，老師可以教你。」學生成為教學的主體，也跳脫傳統上對下關係，紫紫老師更像陪伴者。像是高中美術科班的學生，常常請她補救教學學校作業，白天囫圇吞棗的課程，晚上在此細膩咀嚼，終於有時間與空間反覆練習。

所謂的陪伴，是陪學生們瞭解「雖然歷程很漫長，但要對自己的學習有耐心。」並且引導學生去探索，究竟自己所嚮往的、想要的是什麼。紫紫老師指出：「現在的刺激太多了，他們來會說『老師我要怎麼賺錢』，有危機感、在意怎麼在社會上生存。」在資訊爆炸的時代，怎麼聚焦回學生對繪畫的初心與本質，找到自己喜歡的、放大自己的能力，比按照課綱走的填充教育更重要。

有美好風景就不怕旅程艱辛

曾經有一個國小的學生，最初畫的都是死神、刀劍、噴血、殺來殺去等黑暗血腥的內容，一度讓紫紫老師有點頭痛，但也認為：「其實也沒什麼不好，那可能是他的內心樣貌。」

但為了避免單一風格的內容，侷限了未來的發展路徑，紫紫老師開始在個別教學的時間裡挖掘少年的更多面向：「欸，你有在看漫畫喔，那你要不要試試看這個風格……」從卡通角色、動漫人物著手，開始嘗試更多元的主题，從此暗黑中有了更多色彩。

從傾聽與陪伴中，發掘更多興趣，是好 Young 繪畫課中重要的一環，主旨不在要求少年練就何種技術，而是在「擴張學習」：體驗不同媒材、類型，並從中獲得動力。對年紀較大的學生來說，可以積累更多品味與美學底蘊，對初學者而言，是有美好風景就不怕旅程艱辛。



學生「立珊」繪畫作品

營造一堂「有安全感的繪畫課」

「很多學生剛開始會說『我不會畫！』，不敢畫、怕丟臉。」不過會出現在課堂上的，都是對繪畫有興趣的學生，儘管一開始會因為害怕出糗而產生抗拒，「他們腦袋中還是有些東西想要畫，只是本來表達不出來」，慢慢教學與陪練之後，學生對自己的自信、對繪畫的熱忱也跟著繽紛起來，改口喊著：「那老師我想要學素描！」

營造一堂「有安全感的繪畫課」，讓許多本來不太說話、不喜歡表達，或者沒有自信、不敢展露作品的學生，發現在這裡沒有課業的壓力，也沒有評分式的優劣鑑別，能夠從自己想畫的內容開始，漸漸拓展嘗試不同的風格、加強基礎的技術，也對自己有更正向的肯定，會自豪的說：「欸老師，我覺得我有進步！」

有了成就感，讓不少原本只是「畫好玩」的學生，在這個過程中篤定志向，想往更專業的美術、設計領域發展。設定好明確的目標，就能耐住性子練原本有些沉悶的基礎，而真的進到科班之中，也會說：「老師這次我一定要拿優等！」展現滿滿的企圖心與自我要求，都是令人欣喜的改變。





學生自己設定目標或想完成的事情，動力會更強

紫紫老師指導的學生之中，也有成功從興趣往職涯發展的少年，在好 Young 與紫紫老師的協助之下開始「接案」，Line 貼圖的繪製、茶包設計作等，成為學生得來不易的經驗。

會不會擔心學生太早受到金錢誘因的影響？「我反而認為是一個很好的學習。」紫紫老師提到接案對學生而言並非一件容易的事，當中可能遇到不少挫折，或發現自己不足之處。像是 Line 貼圖的製作案，少年們因為生活繁忙實在難抽空，於是從各自獨立完成，改成通力產出一組貼圖，「既然一個人無法負荷，那合作也未嘗不可。」

也有學生因為接案，才意識到自己對數位軟體的掌握太低，反而有了再精進的學習動力；類似的還有，在茶包的美術設計案中，學生在後期發現電腦字型怎麼選，都跟自己的插畫不搭，只好改用手寫字體，反而童趣之中更顯精緻。

「對我來說，成果可能還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或過程中為了結案而有些倉促，但對學生來說都是很好的學習了。」當作品從練習、作業變成商業案件，有了時間壓力，對成果的要求也變高，同時必須用到更多元複雜的工具和技術。

紫紫老師坦言：「這其實是大學在做的事。」但既然好 Young 的學生對於靠美術、設計維生有更多的意識，那及早開始累積經驗，從中找到能加強的方向，也是很好的發展路徑；「需要遇到好的機會、好的經驗。」世界不會繞著自己轉，但要學著找資源、連結上對的人脈與夥伴，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，都是接案能帶來的重要課題。



學生設計茶包包裝



學生繪製 Line 貼圖



春風化雨，雲雨要從五湖四海來， 滋潤而萌芽，新芽又往四面八方長。

「這裡其實就像家一樣。」講回好 Young 繪畫課對自己的意義，紫紫老師笑得燦爛，對這裡早已有歸屬感；這份熟悉的感覺，或許也與學生五花八門的問題有關，人際關係、學校課業，少年們各種疑難雜症，她傾聽並陪伴著，「他們還會問說『老師你為什麼也懂地理？』，這些我以前也學過好嗎？」各種無釐頭發言，也常讓她拜倒在學生的呆萌傻勁。

而倘若未來有更多資源與機會，紫紫老師想帶繪畫課的學生們籌備展覽，或舉辦一場「營隊」：「這三年的過程中，學生的成長幅度，讓他們也可以當小老師。」不只是繪畫功力的進步，更重要的是老師看見了學生們互助、相互指導的過程：「每個人的狀態或擅長的都不一樣，但他們開始會互相 cover！」而透過營隊，當站在台上的不只是老師，還有更多小隊長、小助教一起加入，讓原本的學生們換位行動，也是另一種有趣的學習。

談起天馬行空的構想，紫紫老師眼神放光，話語裡也藏著對學生們進步的喜悅與欣慰，「這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，我在他們身上學會很多。」教育與學習成為師者與學生之間的雙向互動，在這裡，沒有成績與進度壓力，更多的是從多元中累積興趣，從興趣中練習，從練習中養成對於學習歷程的耐心，最終淬鍊成無法替代的經驗與底蘊。



「很高興能有你們這一群神經病！」 -Infinity Babies

從日常到演出，好 Young 樂團彈奏出與眾不同的生命力；不只是音律，而是將生活的態度、正向力量與發展性，透過彼此支持的時間，凝練成簡樸而璀璨，看似亂來但又無可取代的表演。

樂團承載的不只是音樂，更是青春熱血的羈絆連結

這天是好 Young 的聖誕午會，Infinity Babies 樂團賣力開唱，還殺必俗 (sǎ-bì-sù) 熱舞一段，以洪荒之力瘋狂，訪談時卻依然熱鬧吵嚷。

「我覺得今天就是最經典的表演」「我剛剛掉鼓棒了」「我心臟要停了」談起今天的演出，四個人興奮細數從籌備到演出的過程，眼神放光，話裡有笑也有驕傲；幾首倉促準備的歌、隨口提議但真的被實踐的舞蹈橋段，練習的時間很少，但熱情與好玩讓構想成真，或許不精緻，但很有生命力。

樂團緣於火山、奶粉和熊熊的起心動念：「一開始只覺得——就。是。帥！」於是在好 Young 會員大會上許願，「當初是想找樂手伴奏，讓我們可以專心唱歌，」火山補充道，「沒想到最後什麼都要會！」貝斯、吉他、鼓、keyboard 輪流用，小編制更要斜槓，幾年下來，越玩越充實飽滿。

後來加入的冬冬形容自己是被拐賣來的小朋友，每週六音樂課加練團，從此週休二日變一日，「但你還不也是心甘情願！」「明明就很愛。」旋即的幾個吐槽，叫囂著彼此不減的熱情，寧可從外縣市趕回、或結束後匆匆趕去宿營也要把團練完，發現樂團承載的不只是音樂，更多的是彼此無邪與懇切的凝聚。

樂團也成為彼此宣洩壓力的出口，也有人藉由每週的團練，躲避家庭的烏煙瘴氣；樂器大力催落去，從一處喧囂逃離到另一處喧囂之中，「但至少是快樂的！」異口同聲的答案很篤定，成員間甚至能從彈奏的狀態中知道今天心情是好是壞，「不過結束時都超開心的。」

有時練團也會吵架，或因為挫折引來暴走，尤其冬冬情緒來得快，反而平常溫儒的雲，會小心翼翼的伸出小手給她「輕輕拍拍」；從彈奏中也能看見彼此的個性，雲寡言安靜，貝斯也彈得輕聲細語，「冬冬打鼓很大聲，老師上課都要戴耳塞！」就算改彈貝斯，一樣能刷到爆音，很有存在感。

扮演大家長的火山與奶粉，則帶著大家往前走，豪爽而且人來瘋，在台上舞台魅力，在台下則將歡樂的氛圍感染給夥伴們，能唱能彈能創作，是樂團學弟妹們的榜樣。然而，今天也是她們的告別演出。

隨著年紀與生涯的發展，學姊們必須從樂團畢業

「好快喔，感覺才剛成立而已。」兩人感嘆樂團好不容易漸入佳境，卻必須功成身退。火山認為最可惜的是，「樂團」這件事太晚才在自己的生命中開始，兩三年的光陰一閃而過，青春無法久留，畢業是難以避免的生涯關口，卻也因為有了一條死線，所以彼此明白，樂團沒有蹉跎虛耗的本錢。

離開前，學姊們也面臨兩個議題。首先是「傳承」：這幾年陸續有新血加入，但維持不久，目前穩定留下的只有冬冬和雲，考驗樂團要以何種形式維繫以應付新人加入前的過渡期；對於要畢業的火山而言，樂團的傳承是一份責任：「我們自己提出要創樂團，但又沒看到它延續下去。」

傳承的顧慮，轉到準備要扛下擔子的冬冬和雲身上，雖然他們嘴上說學姊們是神經病，但其實最捨不得她們走。少了精神支柱與開心果，她們害怕自己不夠厲害、不夠有趣：「我們沒人有膽穿麋鹿裝在台上搖屁股！」也擔心掌握不住新加入的團員，畢竟一個容易發飆，一個不愛說話，但為了未來樂團能和現在一樣有趣，必須像練團一樣，在玩鬧中加倍練習。

而「成果發表」是畢業的另一項未竟事宜：「我們應該在一年前就要離開了，但一直沒有一個像樣的成發，所以捨不得畢業。」原本去年排定好的告別演出被疫情打亂，好不容易要捲土重來，疫情卻又再度攪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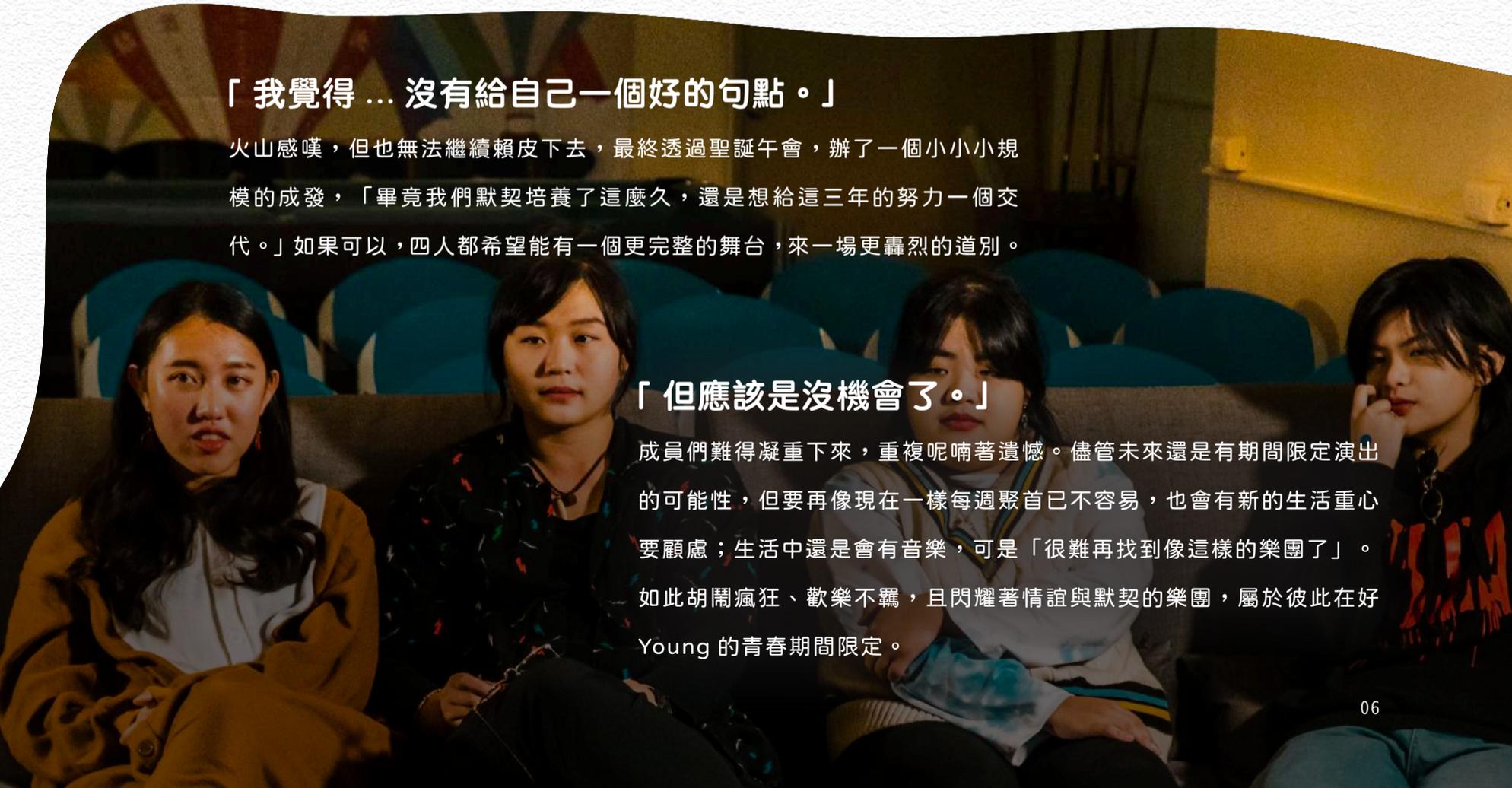


「我覺得... 沒有給自己一個好的句點。」

火山感嘆，但也無法繼續賴皮下去，最終透過聖誕午會，辦了一個小小規模的成發，「畢竟我們默契培養了這麼久，還是想給這三年的努力一個交代。」如果可以，四人都希望能有一個更完整的舞台，來一場更轟烈的道別。

「但應該是沒機會了。」

成員們難得凝重下來，重複呢喃著遺憾。儘管未來還是有期間限定演出的可能性，但要再像現在一樣每週聚首已不容易，也會有新的生活重心要顧慮；生活中還是會有音樂，可是「很難再找到像這樣的樂團了」。如此胡鬧瘋狂、歡樂不羈，且閃耀著情誼與默契的樂團，屬於彼此在好 Young 的青春期間限定。





「如果沒有樂團，生活會變得很枯燥吧。」

成員各自在這裏，變得開朗、變得溫和、變得有自信；火山也因為有了樂團，開始嘗試作曲，寫了兩首歌，甚至拍了MV，音樂成為創作的形式，而創作則蘊藏著故事。

即便青春的期間限定終須告別，但過程就是最精彩的故事，而「樂團」的形式催化了人與人的連結與互動：「每個人聽的音樂都不一樣，所以能接觸很多元的音樂風格。」雖然每次都要記一次新的譜，或者在演出前幾個禮拜，才決定表演完全沒練習過的新內容：「但大家又很賣力的想要把歌曲詮釋出來的過程，其實是非常美妙的。」

從日常到演出，好 Young 樂團彈奏出與眾不同的生命力；不只是音律，而是將生活的態度、正向力量與發展性，透過彼此支持的時間，凝練成簡樸而璀璨，看似亂來但又無可取代的表演。而若用一句話形容這一切：

「滿爽的。」——冬冬

「神經病。」——火山

「很開心啊。」——雲

「很高興有你們一群奇怪的神經病。」——奶粉

「Yeah！」——Infinity Babies 樂團



【我不孤單】MV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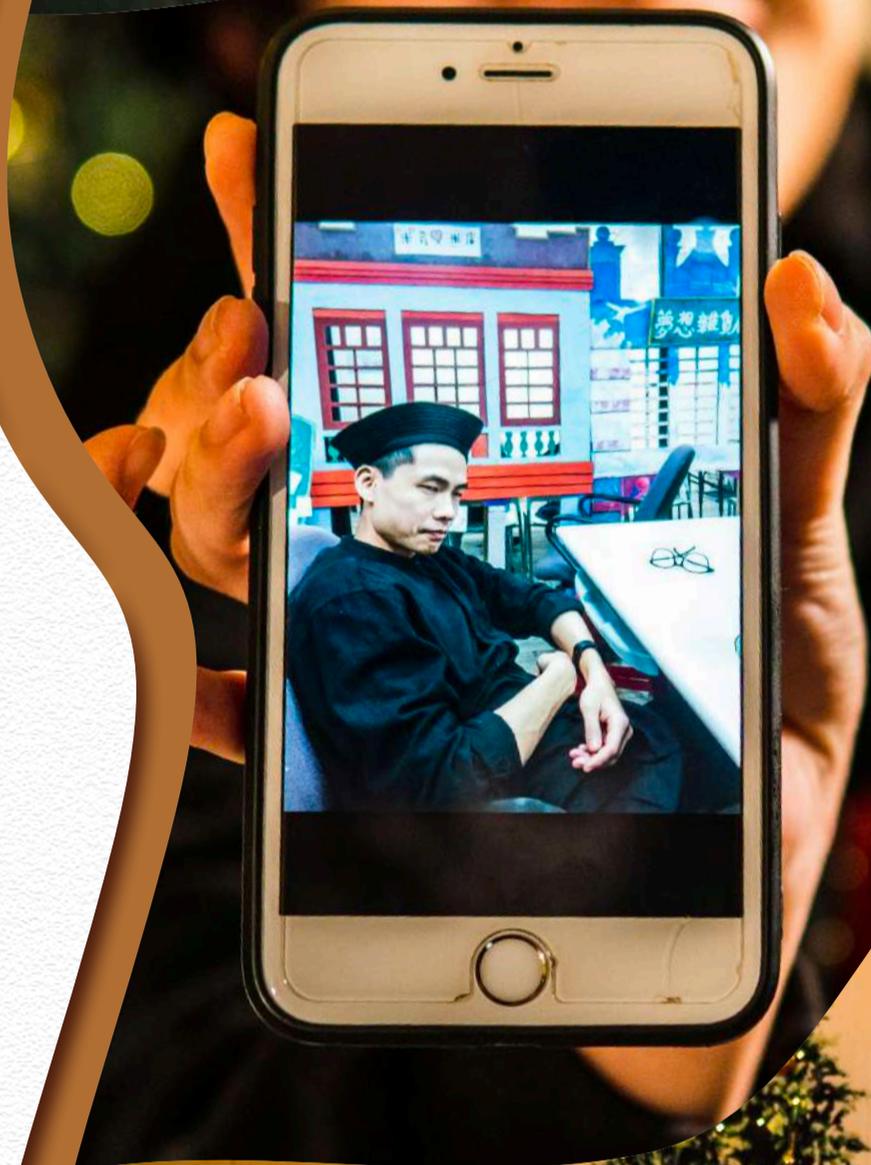


在台灣的故事

幕後推手

影響樂團最重要的推手，成員們一致認同是好 Young 的音樂老師格維，有著跟樂團一樣的鏘（kiang）性格，「很有凝聚力，也很神經病！」「怪怪的都是他！」「看起來很虛的也是他！」共同指認出格維老師憔悴面容下的幼稚玩心：「有一次我去上廁所回來，發現手機裡都是他的醜自拍，後來我們把頭貼都換成那張照片，他就再也不敢了（笑）」

作為青少年樂團的老師，要做的不只是技術教學而已，還要在成員懶散時給予督促，面對成員在練習時不斷挫折、炸裂爆走時「他會很真誠的會鼓勵我們。」「有時候彈到很崩潰，格維會一直說『可以啦，你可以啦！』」但也是這份耐心與玩心，陪著樂團一路走來，成長如今生猛精彩的模樣。



當危機少年遇上友善店家 成為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最佳註解

與 好物 Spirit 咖啡（以下簡稱好物）的合作契機，是經由 好 young 當時的實習生大樹牽線，替有就業需求的少年阿好，媒合提供工作機會的友善店家，「店家／社福機構／少年個案」三位一體的支持網絡就此展開。

青春突竄荊棘，開展一條艱困的成長之路

少年阿好，來自算是優渥的家庭，男主外女主內，兄友弟恭，三代同堂，典型的中產生活卻暗藏破口，忽然父親一夜捲款失蹤，原本的溫馨變成難以承受的負荷；母親急於二度就業，哥哥離家做工，高一才念一半的阿好，也必須投入打工補貼家用，家庭經濟卻還是青黃不接。

阿好以這樣的背景，成為就業服務的個案，好 young 陪著尚無工作經驗的阿好，寫履歷、找工作，好不容易錄取，工時卻相當畸零，與雇主協商未果之際，實習生大樹提議自己工作接觸過的好物咖啡，老闆娘獨特的教育背景與理念，或許能助一臂之力。

「有人需要幫助，那就幫。」好物老闆娘 Claire 回想起決策過程，信念是她錄取少年的關鍵之一，而最初的起心動念，她直指著牽線的大樹說：「是你煽動我！」並坦言，如果不是足夠信賴的人引薦，會覺得這一定都是詐騙：「關鍵就是你本人，跟那幾封又臭又長的簡訊。」

那麼當初落落長的簡訊寫什麼呢？講少年處境之不易，也打預防針，講少年在此之前幾無餐飲打工的經驗，還要忙上學、搬家、打工，生活的兵荒馬亂只是為了堵住要吞噬人的財務破口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打工的少年往往表現得有魂無魄，力不從心。





友善卻也真實的職場，在理念中磨合與培力並行

「我們以前會說他很像漫威裡的幻視！」 Claire 談起阿好剛到職時，明明頭腦清楚，能力也不錯，卻總是無意義的茫然飄移，讓工作團隊頗有微詞，大家過去都會經歷魔鬼訓練，「但我沒有這樣要求阿好，他們會覺得... 為什麼？」

為什麼？ Claire 表示能理解阿好的艱難，所以還不想給予太大的壓力，所以指派了兩名員工來協助阿好上手，一個是店內主要的管理階層，一個是特意挑選的小天使， Claire 希望他們知情後，能夠給予更多柔軟包容。

「但我面試人最大的原則就是，看他們善不善良。」講到其他工作夥伴， Claire 自豪地說，他們雖然有些怨懟，但還是盡己所能地幫助這位享有特權般、狀況外的空降新人。

其中有一個未來要當小學老師的員工，最常跟阿好配班，員工一開始也會覺得「我教過了，為什麼他記不住？好像我沒教過一樣？」「為什麼他不懂得舉一反三？」面對這樣真實的抱怨， Claire 以曾為老師的過來人經驗分享：



「你每班都有 30 個學生，一定會遇到教過就忘的人，怎麼辦？」

看見並承認個體的差異才能解決問題——這就是教育者啊！從此單向的怨言，轉換成雙向的磨合，而阿好的進步也穩定加速。



Claire 雖然沒有實施嚴格的教育訓練，但在百忙之中，花了許多時間與阿好坐下來深談，「我跟他講的話是最多的，需要的品質跟時間也是最高的。」而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是因為阿好一直遲到，Claire 想了解這樣的問題是出於意外還是慣性？以及阿好是否能提出解決辦法或嘗試改變，結果得到的回應卻是：「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遲到，但就是會——不然你開除我好了。」淡漠的冷言令人爆炸冒火。

「這不是我解決事情的辦法。」見過大風大浪的 Claire 還以更波瀾萬丈的霸氣說道：「你一走了之不會成長，不會改變啊，我不可能讓你這麼做，我不可能讓你這樣子打發。」 Claire 坦言自己當下急躁了些：

「可是我的角色很清楚，教育以前是我的專業，但我現在不是老師，老闆有老闆需要做的事情，不像以前當輔導老師有一整節時間跟他耗，不能花這麼多時間等他想要改變；我確實比較急一點，但是為了讓他想更多，說更多。」也或許是豔麗的外表不小心露出銳利的獠牙，從那之後，阿好遲到的狀況再也沒發生過了。

日常的挑戰從未停歇，但安身才有與現實搏命的本錢

視角回到少年身上，阿好坦言自己花了至少三個月才慢慢適應職場，「比較挫折的是，剛開始他們在忙，我也沒辦法問，只能在旁邊瞎晃。」但持續做，慢慢學也就能慢慢懂，「沒有一個會忽然頓悟的契機，就是逐漸上手而已。」於是開店前備料、清潔，營運時待人接 Uber eat、擺盤、飲料調製，乃至於澆花，與收店盤點，都成為阿好的日常。

「不會有一個具體特別累的事情。」但畢竟是非自願的出來打工，阿好以「不舒服」來表述自己的狀態，時間被剝奪，動力也透支，於是上課睡覺，下課也無力與同學交際相處，「心不足，力有餘」明明身體狀況還行，但心思已經耗盡：「我現在只想休息，Right Now！」

畢竟，每天光是通勤就橫跨了半個大台北，一下課就趕往工作地點，一週排滿五天班，最後可支配的所得，卻趨近於零，通通必須拿來補貼家裡，休閒娛樂是奢望，中產階級為主的私立高中，同學無法理解阿好為何越來越與群體疏離，可又能如何解釋呢？





但至少，上班的環境是友善的，在好物的團隊裡，人與人的連結比較親密，不會是只是「公司 v.s 生產力」之間的關係，而談到老闆 Claire，阿好搔了搔頭說：「她是一個滿酷的人，處事價值跟很多老闆不一樣，口氣雖然硬一點，一開始會有點壓力，但久了會發現她是一個滿溫柔的人，像是剛進店裡匆匆忙忙，她也會問吃了嗎？叫我要先吃飯。」

隨著時間歷練，阿好面對工作的狀態穩定下來，即便生活仍面臨許多不可預測的風暴，但少了過去為了排班、收入而頻繁的焦慮與苦惱；談到對生活的想像，阿好只淺淺的說，希望多花些時間陪朋友、陪家人——「畢竟都是一起撐過來的啊。」若有再長遠的規劃，自覺聲音有磁性的他，想往口語傳播的領域發展。

理想或許還距離太遠，但生存的感受是真切的，盼望處境艱困的少年「不只是活著——而是活下來」，如同古人的俗諺所示：「必須動用全村的努力。」從好 young、阿好、好物三者的羈絆可以看見，從起心動念到正向的實踐，來自所有環節、每一個人的共同努力，以生命影響生命，所產生充滿善念的成全。



悠閒散漫但歡樂無比的躍動 —好窩少女籃球隊！

撿拾起散落於社區球場的籃球少女們，好窩女籃有別於校隊正規軍，在一片淡定與散漫中發展出自己的節奏與調性，汗水淋漓著友情，交互傳遞的不只有籃球，還有嘻嘻哈哈的笑音，投籃也許尚不專精，但不乏與社區大叔們展開跌落草叢的魔鬼特訓！

「好窩，好窩！」球來，就打吧！

成立吧 — 社區型少女籃球隊！

你是否留意過「社區中的女性運動環境」有多少呢？常見的或許有社區廣場舞團，又能在部分社區見到性別比例相對平均的晨操、體術、桌球等團體，然而，這些體育活動多半是設計給「長青長輩」，仔細檢視會發現，社區中給「女性青少年」的運動資源，可說是少之又少。

那麼青少年的運動機會在何處呢？大多是以學校為單位，以參與甲組、乙組為目標；相較之下，社區裡沒有對青少年足夠友善的運動環境，社區型的女籃比賽更是稀薄。

偏偏好 young 在青少年服務中，自然聚集了一群喜歡練球的女學生，她們分散於社區之中，沒有足夠的打球夥伴，不見得能找到好的場地，更沒有常態的練球時間，於是，好 young 有了自己籌組女籃的起心動念。

當初很單純的，想把喜歡打籃球的少女們網羅在一起變成球隊，所以像蒐集寶可夢般，四處招募有興趣的少女，皮蛋是最早加入的成員之一，她回憶當時相遇的情景：「某一個假日，我在國小打球，遇到像怪叔叔的社工阿宗，就被說服加入了……」

而社區中的另一友善單位「放心窩」也是重要的合作推手，不少人就是在據點中被工作人員子奇推坑入隊的；子奇推坑的也不只有社區的青少女們，連他自己的朋友們，都被拉進來填補日常時的人員空缺，避免練習時人湊不起來的窘境，也造就了少女與大叔們籃球對決的社區奇妙風景。





決鬥吧 — 淡定少女與熱血教練

女籃除了有好 young 的社工滑滑匯集眾人之外，日常練習多以教練 Cody 為主，成員們一談到教練的反差就笑成一團，你一言我一語的分享平常隨和的 Cody 到了比賽會變得激動無比，在場邊嘶吼咆哮：「快攻！快攻！」或發瘋一樣衝上場和裁判理論，指的對方大喊：「他踩線！你沒有抓！！！」

其他成員也不以為意，對贏球、輸球沒有特別的想法，一臉悠哉的說一切：「就是經驗。」讓比賽忠實反映著平常練球的成果；但「還是踹過椅子啦！」對手耍小動作故意假摔，讓自己被判犯規出場，實在太氣就遷怒了椅子，「好勝心作祟啊...」事主靦腆地摸摸頭，直言當初的輕狂已被留在球場上。

「但他平常只會冷靜的看著我們投球。」

少女們回想練習時一臉嚴肅的教練，又再度笑成一團。可是教練一到比賽就暴躁，壓力不會很大嗎？最古靈精怪的成員 春嬌 回應：「不會啊，因為他想要的我好像都會。」保持自己的節奏，淡定的在比賽中做最擅長的事。



就好好打球吧 — 樂趣使然的社區女籃

比賽的輸贏一閃而過，真正重要的還是打球的初衷，相較於校隊般日復一日的嚴謹操練，好 young 女籃一週只有兩小時的團練時間，籃球對於她們而言，又算是一件什麼樣的事呢？



「興趣啊！」

「跟大家一起打很開心啊」

「他們都很歡樂」

「還會唱歌跳舞」

脫口而出的此起彼落，顯示出成員們最真實的想法，比起輸贏、運動，能跟朋友們一起打球，都更加令他們嚮往；「女籃成立之後，認識更多會打球的夥伴。」元老級的副隊長皮蛋，比較起這段緣份開始的前後，最大的差異還是閃閃發光的友誼。

「子奇還把我推到草叢裡！」春嬌提起一次練球的插曲，一旁的夥伴指證歷歷：「而且他第一時間不是關心妳有沒有受傷，而是先說，我沒有犯規！」所有人的笑聲又再度如雷貫耳，「太記仇了吧！」子奇無奈求饒，笑聲卻早已炸鍋，或許這一切才是打籃球最有趣的地方吧。

就這樣，從幾個少女孤零零的練球身影，變成一群志同道合的籃球夥伴，有好 young 的社工、有放心窩的夥伴，有教練 Cody，也有一群志願參與的社區大叔，陪伴著這群閃耀著汗水，以笑鬧喧嘩鼓譟的籃球少女。

一群人從練球、打比賽，到由好 young 自己籌備女籃比賽，匯聚眾人之力，不僅以籃球編織起以少女為主的支持網絡，更撐起了社區型中屬於青少年的性別友善運動環境，讓寓教於樂被實踐於休閒時光，讓玩樂的美好，更有力量。





HardFun 認真玩 一路玩到夢想的目的地

好 Young 在 2016 年發展出「Hard Fun 認真玩方案」期待引發少年有興趣的事物，使他們在認真投入的過程中，提升自主學習的動力、人際連結、問題解決、促進生涯有不同的發展、以及價值信念上培養的關鍵能力。

甚至有部份少年，最終可將興趣發展成為專業，並通往職涯的道路。使其面對生活中的困難或危機時，有復原力和韌性並持續成長，進而預防負向行為或危機產生。

好 Young 少年創意基地就像是航空公司，我們給予少年一張夢想機票，而這張機票最終目的地是由少年去做填寫，要通往夢想之地，少年要在路上不斷地摸索及蒐集經驗，而摸索的這些經驗最後會變成少年的行李，跟著少年一起通往夢想的目的地。

加入好 Young 一起玩

12-20 歲，有生涯探索需求、以及對社團及課程有興趣的青少年，都歡迎來好 Young 少年創意基地看看，一起在玩樂中學習，並建立正向的支持連結！

| 社團 |

好樣男籃	好窩女籃	Infinity 樂團
時間：每週六下午 13:30-15:30	時間：每週六上午 10:00-12:00	時間：每週六晚上 17:30-19:00
地點：汗水練習場上方籃球場	地點：汗水練習場上方籃球場	地點：好 young 少年創意基地
年齡：12-20 歲	年齡：12-20 歲	年齡：15-20 歲

| 好 Young 歷年多元能力課程 |

初階繪畫課、平面設計課、雷射切割課、花藝課、烘焙課、爵士鼓課、吉他課、電吉他課 ... 等，未來課程陸續增加中！

(課程時間多在週間晚上，如遇寒暑假則移至下午開課。)

共好夥伴



三井餐飲事業有限公司



花仙子教育基金會



明怡基金會



瑞科技輪社



公益彩券



放心窩協會



邀請你和我們一起成為在地孩子的力量，小小的捐款，可以發揮大大影響力。

長期贊助合作，很樂意向您提案（請註明好 Young 專案）



讓少年們找到屬於自己的 Spark —

好Young用不同的眼光來陪伴青少年，在開放友善而且有趣的基地中「認真玩」，用和體制截然不同的方式正向發展，找尋有興趣的職業路徑，或更長遠的生涯實踐方向。而微小的積累，都是潤澤青少年的養分，成為他們在不同生命階段的沃土與種子。

無論你是NGO、助人者、企業或是正在尋找的人
希望這些青少年的萌芽小故事，可以帶給你不同觀點的看見

青少年，應被視為待開發的資源，而非待解決的問題。

